潮汐·纪念《海南日报》创刊75周年

人生况味

误篱记

■ 解帮

这事现在想来我仍觉费解，在城市一隅，这两只小花鸡从何处来？又如何探知土里埋着可食的种子？

趁刚落的薄薄一层春雨，我把菜种子按畦分类播了下去。之后的每天清晨，我都要透过厨房窗户向那片枯黄的菜畦丢去几个眼神，指望种子啊快快抽芽，期待它再快快成长，到时可以烧盘好菜给我下酒。过了三天，这块菜畦迎来了它的第一批客人：非是新生的苗芽，是两只俏丽的小花鸡啊！那时六点半钟刚过，太阳还没有升起来，但从半畦狼藉的土面上来作分析，这对小鸡婆在院里铁定是刨了好一阵子了。它们的小爪子在土里麻利地刨啊刨啊，刨开了种子上覆着的细土；它们尖尖的喙镊子一般插进土里，不紧不慢地啄出了藏匿在土里的蔬菜种子。这早餐得来有点费工夫，但吃得想必那是一个痛快。

城里有散养的鸡？想到这层，我立马诧异得紧。如果放任它们在院中流连，不要多长时间，这一院的蔬菜种子便可能会葬送在它们的喙下。想到此，我急匆匆地推开院门，挥着双臂冲进院里，急迫的心情是一秒也不能等的啊！这对食客见势不妙，长长的脖颈一缩，咯咯轻唤几声，往前几个快步就钻出了绿篱，消失在晨光里。

院子又恢复了宁静。看着被我打理得如铺好的被子一样工整的这半畦菜地，现在凌乱得像是被一只猫在上面滚过一样，我的心那个疼啊！为了把这二十平方米左右的院子打造成菜园，拿到房子之后，我把原来的水泥地面掀了，又运来优质土壤，费钱不少。我把院子整理成四小畦地，施上从老家带来的有机肥。几场春雨过后，枯败的旧色渐行远去，蓬勃的新景扑面而来。我兴致勃勃地买来一些青椒、茄子、西红柿种子撒下去，尽心侍弄着，期盼着后期能适当弥补家里日常的菜蔬之需。没想到这埋在土里的种子在城市里还会遭遇天敌！

转念想到那两只逃之夭夭的鸡，我的气也消了，人和鸡斗个什么劲。看离上班的时间尚远，我立马动手往土里又撒了一些种子，拿锹把土再次整平。我从绿篱外转了一圈，它们早跑得无影无踪了。带着忐忑的心离开家门，下班一到家，我便急匆匆地跑进院里，见畦上的土没有再次被破坏的痕迹，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

春光易逝，又是一个清晨。透过窗户，我的眼光被定住了。昨天早晨的那两尊“野仙”又回来了。我忧心刚种下的菜种子，最终全会落入它们的嗉囊，而绝了我那一点自劳自食的念想。我手拿扫帚，悄悄踱出院门，用力将扫帚朝它们扔去。只听嘎吱几声。一只鸡和上次一样沉着，往前几步跑向绿篱，顺树缝逃走。另一只应该是被我的阵势吓晕了头，径直朝我奔来，热情如婴儿看见从远方归来的母亲。就在我满怀欣喜地伸出胳膊准备和它来个“友好”的握手时，这只鸡刚才短路的小脑袋像突然搭上了线，反应了过来。它双翅一展腾空向绿篱一侧飞去，脚尖一踏绿篱使份暗劲，再一挥翅，向院外逃之夭夭。

晚上下班到家，我只得再往土里撒些种子。我一边干活一边暗想计策。我准备从淘宝上买个弹弓。在它们吃正欢时，给它们吃一粒“子弹”，切肤之痛应该能让它们长记性，可又觉得小题大做而作罢。我想过在它们进院后，让妻先悄悄绕到院外，她只要张开双臂装装样子，就足够吓得它们失去退路。可是以我对妻的了解，这种貌似自毁形象的事情她肯定拒绝，想到此，我也就免开尊口了。想起幼时，乡亲们为了驱赶鸟雀，在田里插一些稻草人，往往能起到很好的效果。我便用竹竿、硬纸壳和红色塑料袋做了两个纸人分插院里。这一招的效果显而易见，因为自此之后，它们再没有出现过。离小区不远，还有一些未拆迁的原居民。我宁愿相信这两只鸡是从某个养鸡户家偷跑出来，像一对为了美好姻缘离家出走的小年轻，在谈情说爱中迷了路。

两只流浪在城市里的鸡，羽毛沾染了尘灰，却仍踏着春泥，在钢筋的丛林间寻觅一方净土。它们在晨光熹微时分，误入我的小院，啄食几粒未醒的种子，又悄然隐入城市的褶皱。它们最终去了哪里？是寻回了旧日的篱笆，还是仍在某个陌生的街角，低头啄食着命运的碎屑？陶渊明曾叹：“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。”或许某一日，它们也会如倦鸟归林，回到熟悉的院落，在暖阳下梳理羽毛，不再流浪。

世间生灵，各有其路。有的埋入泥土，等待发芽；有的振翅远去，难觅归期。

与日夜同行

■ 周华岚

干新闻的人，大多觉得时间不够用。不论日夜，总是在赶路。

1995年7月，我们这一批10个大学毕业生到海南日报社报到。

那时报社还在新华南路7号。新华南是海口最早的五大马路之一，在老城区的繁华商圈中，独树一帜占据着“电器一条街”的江湖地位。这里白天有电器商行PK叫卖，晚上有汤粉、清补凉大排档通宵营业，称得上24小时热闹不打烊。

报社门脸不大。一道仅能通过一辆大车的钢管门，夹在喧嚣的骑楼旺铺中，很不起眼。

进得大门，左手是一座方盒子状的印刷厂房，右手是一栋老旧的筒子楼，叫“小四楼”，清一色单间，外带厨卫，传闻曾是报社最风光的“豪华房”。我在几年后分得一间，感受并不美妙。每到半夜，楼对面印厂机器运转“鸣唱”，楼道里老鼠们赛跑尖叫。滋味难言。

过了小四楼，才看得出这是个外窄里宽的院子。不大的地方，见缝插针建了七八栋楼，有的成直角挨着，有的干脆背靠背，最窄的楼间距，目测不超过两米。当时报社已有五六百人，算上家属，上千人一同在这院子里办公、印报、生活，窘迫逼仄，可想而知。

不过，可敬可爱的老编老记们，并未因此减少半点革命豪情。他们出门穿闹市，入门埋纸堆，动静之间，摇笔落墨，誊画出海南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。

报到后，我们10个人中，有6人分到编辑部。按报社的规矩，“新人”要先到校对组磨一磨，再分配到各市县记者站。磨什么呢？一是磨性子。文字工作最讲究准确、严谨。有时一个差错就前功尽弃，甚至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。在看似刻板的校对中，让“新人”养成细致认真、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。二是磨业务。通过校对记者原稿和编辑改稿，快速入门，了解和学习各类新闻如何采、写、编。只是没料到，我们在校对组磨了近一年半，创下报社“新人”培训的最长纪录。

校对组设在编辑部三楼。一个大开间，挤进十几张桌子。校对组主任是冯清和，人很和气，双眼微眯，左手总夹着一支烟。他话不多，三言两语讲明工作要点后，便分了工：女生上白班（怕晚上出门不安全）；男生白班晚班轮，但只上小夜班（怕后生仔熬不住）。

当时《海南日报》周一到周六出八版，周日出四版。白班要校对的主要是时效不太强的稿件。刚开始，先校对字数少、字迹清的稿件，后来渐渐升级为长稿、大稿。那时除了新华社电稿外，大多还是手写稿。我们校对的小样就是对应原稿逐字核对打字员录入的稿件。一些外来稿件，看着像天书——不仅作者字迹难辨，编辑一改再改的红笔圈圈也很不好认。先天条件差，打字录入的差错就多。有时一句话，要几个人才能断案破解。

海口市新华南路海南日报社旧址。 李幸璜 摄

相形之下，记者们的稿件就赏心悦目些。看得多了，也长了眼力，拿到稿件，不看名字就知道是谁的手笔。印象最深的是记者部主任王国雄的字。王主任是报社的笔杆子，一手字写得龙飞凤舞、气势磅礴，竖撇捺都长且重，每个字都在方格内，但又好像要跳出来。还有一位是我的实习老师田溪。溪哥的字，浑圆拙朴，颇有禅意，每个都是不同的字，但每一个又都像“田”字。以至于后来我每次见到他，脑海里总会先闪出一片圆圆的“田”。

在校对组，天天看着记者热气腾腾的手稿，我们都巴不得能马上出动，一试身手。

1996年底，我们终于像放飞的小鸟，飞往不同的记者站。当时记者部在全省设8个记者站，各站又辖两三个市县。那时交通不便捷，部门每次开会就显得格外隆重和喜庆，大家见面都很亲热。记者部开会，重点是报选题。但开着开着，选题会变成故事会。驻站记者经常下乡，个个都攒了一肚子好素材。有时用普通话讲，不够传神，就切换成方言，气氛立刻上来了。一时间，南腔北调都冒出来，效果堪比联欢会。时至今日，有几个经典的方言梗，依然是老记者们打招呼的见面语。

我们进报社的那几年，《海南日报》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，报纸内容、技术革新、经营管理都有了大变样。新华南的院子也越发显得局促。

1998年3月28日，是海南日报社的大喜日子。这一天，《海南日报》在头版刊发特写《本报今晨告别新华南》，定格了那个珍贵瞬间——

新华南，今天凌晨1时50分成为一个充满复杂感情的句点，永远写进《海南日报》的历史。

当值班领导赵希龙在这个时刻签完今天最后一张清样，走过48年辉煌坎坷之路的《海南日报》，从此告别海口市新华南路7号这座旧市区喧闹拥挤的小院。

当今天的太阳重新升起，《海南日报》将在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开始她新的时代。

……

从新华南路7号到金盘路30号，我们告别了新华南，也告别了纸和笔。崭新的新闻大厦配备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电脑采编系统，写稿、编稿、签发，实现一条龙。但很多老记者还不太会打字。于是，新的编辑部里常常看到一个有趣画面：一位老记者，守着一个年轻人帮忙录入稿件，眼睛死死地盯着键盘上的26个字母。

报社搬家后，我们要适应采编技能的新要求，还要适应金盘的冷清和黑夜。金盘是工业区，人烟不盛，道路宽且直，但路灯长期不亮。一到晚上，除了报社大楼，周边一片漆黑。每到下夜班的时段，总有人在大门晃荡，逢人就问“回海口吗”，要找个拼车的搭子。直到2001年元旦前夕，金盘路的夜晚，终于亮了。

金盘路的光亮，延续至今。20多年来，它伴着城市长大，也陪着我们走过追赶新闻的日和夜。

文艺随笔

晴窗

■ 赵华刚

晴窗最早出自杜牧的《闺情》诗：“娟娟却月眉，新鬓学鸦飞。暗砌匀檀粉，晴窗画夹衣……”古往今来，晴窗被文人雅士称作温婉闲适的陪伴，历久弥新。

晴窗是指明亮的窗户，它作为房屋的重要部件镶嵌在墙上，在建筑物上发挥着点睛之笔。晴窗的造型千姿百态、风情万种，方形、圆形、扇形、椭圆形，不一而足，但每扇晴窗都宛如智慧的眼睛，给建筑物带来别样的神韵。

李商隐说：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当年旅居巴蜀的李商隐，因为在秋雨之夜，思念远在长安的亲人，就在异乡盼望与家人共守西窗，秉烛夜谈，以相逢之乐，诉说相思之苦，该是人生多么美好的重逢。

“万卷古今消永日，一窗昏晓送流年。”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的诗句，该诗对仗、平仄、词性、意境俱佳。据说，晚年的陆游很喜欢他的这两句话，就把它作为对联贴在自家门上，感慨人生。唐宋诗人中，陆游写诗最多，想必他整日以窗为伴，迎来朝阳，送走晚霞，整日沉浸在诗海浪潮中，捧卷阅读，凝眉沉思，奋笔疾书，一定是他人生中的幸事。

作家林清玄对晴窗颇有精辟的叙述：“一扇晴窗，在面对时空的流变时，飞进来春花，就有春花；飘进来萤火，就有萤火；传进秋声，就来了秋声；侵进冬寒，就有冬寒。”看来，晴窗不光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物件，更是与外界相融互通的一扇窗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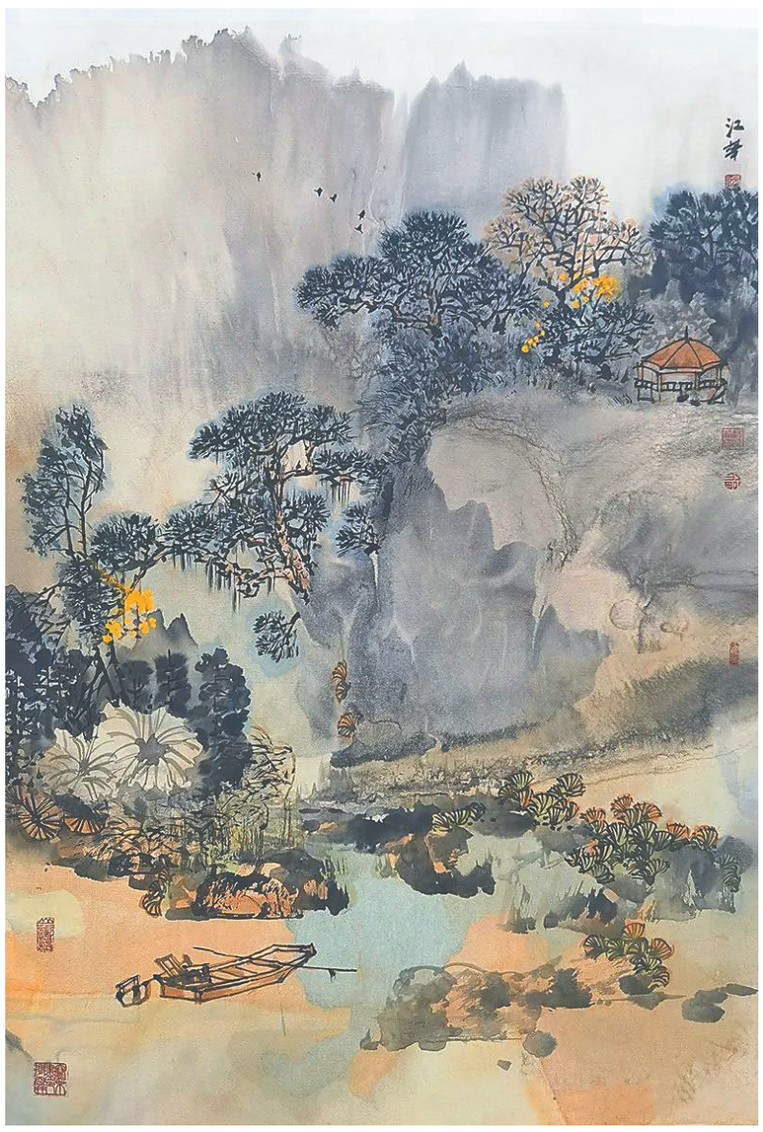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晴窗虽好，古代也有人不屑晴窗的美好，甚至厌烦窗外的一切：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”可见他们觉得，撇开窗外的世俗嘈杂，把自己关在屋内，唯有伏案苦读，才是自己的追求。

小时候，家里的窗户很小，但母亲擦拭得很洁净透亮，我们也称为晴窗。我们住的三间堂屋，只有两间窗户，一间窗下是炕，一间窗下是书桌，虽然屋内逼仄，生活用品陈放紧凑，但是白天阳光照进来，晚上月光洒进去，屋子一点儿都不显得昏暗，再随着四季变化，春日的百花争妍、夏日的草木葱茏、秋日的硕果飘香、冬日的落雪满园，都会隔窗陪伴我们，让我们感受到岁月流年的静好。

如今的晴窗，款式高大上，窗几澄澈明亮，尤其是高楼的飘窗，可临、可观、可依，凭窗远眺，外面的风景一览无余，尽收眼底。当夜幕降临时，室内灯光点亮，一扇扇晴窗就幻化成万家灯火里的繁星，与朗朗星空遥相辉映。而古代的窗，大都是用麻纸糊在窗棂上的，想看外面的风景，必须推窗眺望，可是到了晚上，当烛光点亮时，那昏暗柔和的光影，忽闪忽闪的样子，就像一个个即将放飞的孔明灯。

现代人对晴窗非常钟爱，喜欢在晴窗边放一套桌椅，或者一套茶台，然后只需要一本书，一杯茶，就可以在文字中心驰神往、体悟生活。这样快乐的时光，对于读书人来说，真是善莫大焉。看书久了，眼睛酸涩，索性伫立晴窗前，望远山风景、赏草木葱茏，观车水马龙，看城市众生，可谓是别有一番美景在家中。

一扇晴窗，是安静与喧嚣、温暖与寒凉的分水岭，是目光所及之处，通向外面世界最便捷的窗口，也是心灵深处的诗和远方。



《意象山水系列三》（国画） 阮江华 作

风物写意

风刮过木麻黄

■ 李林青

木麻黄对于海南岛西海岸来说，类似于一部史诗的序曲。行走在防风林区，单凭少年的记忆，就可以轻松捕捉到木麻黄天籁般的回响。刮过海面的风就像神秘而空旷的弹拨，曾经无数次抚平我躁动的神经。木麻黄隐匿了风、海岸线和天空之下自由的遐想。风在树梢上徘徊，柴桦燃起的炊烟，讲述一些自岛外迁徙而来的家族的往事。寥落的村子里，依然有明亮的灯火，有丛林的守护，有亘古回荡的大海舒缓的鼾声。就算古老的地理学，也无法准确界定人们对这片土地的真情实感。体验赤足踏上归乡的沙路，感觉漫长又短促，时间的流逝，给人带来了心境的起伏变化。

树梢托举着满天繁星，托举着透明的夜色。整个海岸在安静地等待着风暴的不时降临。自命不凡的木麻黄，就像一艘艘竖着风帆的船儿滑向大海。行走在林区，会让人忽然想起西尔万·泰松，他在《在西伯利亚森林中》写道：“归隐山林时，我们能够忍受的只有阳光的入侵。”西部遍地的阳光，照亮了安顿生命的每一个角落。葱郁的木麻黄更像是现实中的易老庄禅，人们身处其中，内心却无半点浮沉之慨。海天的辽阔，足以让人“坐觉乾坤气独清”。在西部浮空蹑影，骋怀高咏，听防风林涛似琴声入耳，在清逸的氛围中瞩望点点归帆。

风是宏大的自然叙事中最重大的见证者和参与者，它从海上来，从天上来，但至今没人看见这个虚空中的风箱。风可大可小可无，当它刮过海岸时，风烟弥漫，树木在剧烈摆动。遮挡狂风的木麻黄在海岸线上傲立了那么多年，它们的付出罕有人看得见。只有诗人——心甘情愿为这个世界歌唱的人，才会关注木麻黄，同情它的忧郁和孤独。呼啸的风，加上蓁蓁草木作背景，西海岸所演绎的落日画面，海天的苍茫一色，以及一望无际的沙白树碧，恍惚中总会有一名头戴斗笠、身佩长剑的侠客纵马走过。西海岸有风驻足，有浪涛驻足，有木麻黄宁静的守望。人们仿佛从静止的自然意境中看见思想的拂动，看见海面上暂时的风平浪静和烟云飞渡。像一位熟睡的孩子似的西海岸，千里和弦与万里涛声交织在它的梦乡，风儿永不疲惫的呓语，就像慈祥母亲哼唱的摇篮曲，那么温馨，那么平和。

西海岸天光云影的徘徊，让“我总想知道是否有人能用语言去领会沉默的事情”（《孤独与宁静：巴尔蒂斯传》）。天将暮，海尤阔，风渐静而林正眠。西部的意境和气局并不着重在经营，而在于简朴的风景和潇洒的心绪，加上时间性的忽然缺失，会让人讶异，却也能同时感受岁月的淡泊随性。作为“物自体”的人，在置身西部时，能够做的就是任由身心自然地融入天地之中，悠然地步入防风林落满针叶的空灵虚寂之境，见证风与林的两不相抵和独来独往。海南岛西部的清幽，不仅展现在卷楮，还展现在涉猎者的眼里。那份旷古的野逸之趣，不知打动过多少骚人墨客的心。质感的阳光，生机蓬勃的沃野，香甜的瓜果，孤傲伫立在海岸的木麻黄，和似火一般吐蕊的木棉，以及无声流淌的大河，这些都是造物赋予西部的逸兴横生之作。通过人与物的印证，慢慢地理解自然与心灵的关系，理解西部沉默凝练的内核。

回到西部，行走在木麻黄绵延的海岸，默默地忆及远近清寂的山景，跨越流水的桥梁，离开村庄愈走愈远的年轻人，以及花灿树黛、云涌波横的天海。一切好像都保持原样，但有的事物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改变。河流的流向在悄悄调整，木棉花因寒潮的忽然来袭而迟开，帆樯在睡眠中驶离海岸，虚掩的门户在万千顾盼中迎来春风的吹拂。去年的人们曾约定今年到西部去看花，看毫不掩饰的天涯飞花欢舞的样子。

当大风刮来时，木麻黄作为西部富有标志性的植物，它与远近朦胧的山岗、彤云密布的天宇，以及激荡不平的大海展开对话。每一场风雨都被写入记忆的册页，成为追寻西部自由行走异彩纷呈的篇章。洁净的沙滩上没有留下足印，只有三三两两的珊瑚散落和波浪不停的拍击。这时如果有人忽然朝着大海虚空大喊一声，也不会听到一丝回音，也许是碧海太过深邃，以至大自然的一切声音都被它刹那间稀释。在漫长的流光中，人类的记忆仿佛已静止，唯有大海进入孤独的沉思。在交替不息的节律中，心灵感受的空旷在慢慢扩展。西部，在徜徉的脚步不忍舍离之所，想念爽朗的海风，想念那些暖色调中摇曳的绿树的身影……

椰风

投稿邮箱 hnrbzpb@163.com

地址：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：570216 总值班：66810666 广告许可证：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：66810888 发行部：66810505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：966123 邮发代号：83—1 报费：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.5元 昨天开印时间：2时50分 印完：5时3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